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四

魯

成公

事晉皆齊

宣公委身事齊遂免侵伐及成公即位元年臧孫許
及晉侯盟始背齊即晉齊由是致怨於魯故二年春
齊侯伐我北鄙魯始堅晉之好免齊之難唯故是年因
卻克憾齊四卿請于晉師遂連晉衛與齊侯戰于鞏
齊師敗績乃遣國佐位如師請平盟于袤婁於是汶
陽之田復歸于魯而齊魯之憾平矣然魯挾鞏之戰

倚晉之強，謂既已敗齊，恐齊之釋憾于我也。遂結晉
愈深，奔走聘會，略無寧歲。故自三年以來，公如晉者
四，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會盟者^六，五年、六年、七年
馬陵九年、蒲十五年、戚十六年、沙隨十七年、柯陵是
也。會伐者六，三年、十年、伐鄭十三年、伐秦十六年、伐
鄭十七年、西伐鄭特會者二，十二年、瑣澤十六年、沙
隨大夫如晉者三，六年、娶齊行父十一年、行父會伐
者一，八年、僑如伐邾大夫特會者二，五年、僑如會晉
荀首十五年、會士^晉會吳于鍾離盟者二，十六年、及
卻犢十八年、仲孫蔑會晉侯盟、晉來乞師者四，十三年、
卻錡伐秦十六年、夔夔伐楚十七年、荀躒伐鄭十八
年、士魴襄元年、圍宋來聘者二，八年、士燮十八年、士匄
來聘而盟者二，三年、荀庚十一年、卻犢來媵者一，九

年。凡此魯結晉之始終也。齊懲鞏之戰，畏晉之強，故
終成之世，無復加兵于魯，且于晉之盟會，未嘗不預。
魯由是有易齊之心，聘事之禮，閔然不講。唯十年齊
人來媵，故十一年僑如如齊，十四年再如齊，送女而
止，則其簡齊可知也。然至宋馬陵之盟，晉以齊服^五
年、七年，故八年使韓穿來言于魯，請歸齊汶陽之田。
按左氏季文子言于韓穿以義拒之，故經于齊無取。

田之文則知晉雖來言而魯不與也至十六年公會
晉侯于沙隨不見公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
按左氏晉楚以是年戰于鄆陵公後戰期魯僑如使告
卻鞮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鞮取貨于僑如
而訴公於晉侯是以不見公是年公又會晉侯伐鄭
僑如復譖于卻鞮曰魯季孟謀曰晉政多門不可
從也寧事齊楚蔑從晉矣請止行父而殺之晉人遂
執季文子于莒丘公使子叔声伯請季孫于晉乃許
魯平赦季孫於是晉魯之好復如初矣夫以魯之事
晉非不勤而僑如挾穆姜之淫欲去季孟一譖于晉
晉遂聽之則晉何信僑如之厚而待魯之薄也大抵
成公之時諸侯失政大夫擅權無國不有僑如亂魯
卻鞮專晉交扇兩國幾敗盟好魯既衰弱不能禁一
大夫則區區事晉雖車軌不停玉帛荐至安能保其
無患哉

盟楚于蜀

楚夷狄之國春秋之所甚疾也自僖公與之交好雖
嘗會盟然皆合諸侯未嘗特會也至成二年公會楚
公子嬰齊于蜀始獨於楚會矣中國之君交會夷狄
固可耻矣然使文公與楚子同會猶云可也今以列

國之尊而下交夷狄之大夫其屈中國不亦甚乎其
後襄公襲公之事於是往朝于楚而春秋書之雖其
國勢日微迫不得已然自成公啓之也

襄公

大夫專恣

襄公之時大夫專恣夷狄狄盛強小國侵侮凌夷不振
至此為甚考之於經三家子孫縱橫爭諸國之境侵
伐會盟皆得專之故自元年以來始則仲孫蔑五見
於經元年會晉又會齊二年西會晉五年會吳次則

叔孫豹季孫宿更與國事叔孫豹見之於經者凡十

四二年如宋三年及陳袁僑盟四年如晉六年如鄭十

四年伐秦十五年城成鄆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

士匄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如晉又如京師二十

七年會盟于宋是也季孫宿之見經者凡十六年如

晉七年如衛八年會邢立九年如晉十二年救魯入

鄆十四年會吳于向及會晉于戚十五年城成鄆十

九年如晉二十年如宋又其次則叔老仲孫速仲孫

羯叔弓合嗣世緒分秉魯政而公之如他國與會盟

十無四五叔老見經者三十四年會吳于向十六年

會伐許二十年如齊仲孫速二十三年卒二十二年盟營又伐邾仲

孫錫四二十四年侵齊二十八年如宋此大夫專恣可知也

夷狄盛疆強

當時晉楚爭鄭奔走會盟勞師侵伐中國諸侯固已不勝其患矣柰何強吳復起欲長中夏屢合諸侯以伺憑陵之隙故五年善道之會十年祖祖之會十四年向之會皆起離會之文以疾夷狄之強雖晉與盟主亦率諸侯會之此夷狄之強盛可知也

邾莒來侮

夫邾莒弱國皆朝事魯者自隱桓以來唯邾人伐我南鄙一見於經實文十四年也至莒則未嘗小有侵擾今莒人連歲興師來寇疆場而邾亦西嘗是伐故經書莒人伐我者三八年十年十二年侵我者一十年與莒盟者一二十年邾伐我者三十五年十七

年夫以魯國之力固十倍於邾莒宜其畏服不敢抗衡然魯反被二國之伐莫能捍禦既不勝邾則假晉以執之十九年紀柯又不勝莒則會盟以求之二十年盟向蓋非邾莒之能強也以魯國之弱無以勝之

耳此小國侵侮可知也夫以襄公在位內則大夫專恣小國侵侮外則夷狄強勝亦可謂多故矣然而享

困久長不至於危殆者，蓋有晉以倚重也。嗚呼！向使魯不得晉，則內外交亂，朝不及夕，安能傳嗣於數世哉？昭公

季平子專權逐公

按左傳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婼如宋，逆之。大夫告公，將勿與。公告樂祈，樂祈曰：「其之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也。無民而能逞其志

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烏得逞其志？是公若以季平子殺夜姑，怨平子，卻昭伯以鬪鷄之故，平子

侵其室，具責之。卻昭伯亦怨平子，藏氏以平子拘其

老，且以衆萬自歸，而以二人禘襄公，故大夫亦怨平

子。公若告公為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責公果公

責使侍人僚，祖榘告公，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

不察臣之罪，使有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

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叔孫氏司馬驂皮

師徒以往，逐公。徒孟氏亦伐公，徒公與藏孫謀，遂行。

此季氏逐君之由也。故經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言

孫者，諱公之見逐於臣也。齊侯取魯之邑以居公，故是

年書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

成杜預謂成孟氏邑蓋公至鄆圍成也秋公會齊侯
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左氏曰謀納公也又至自
會居于鄆言不成乎納公也至二十七年兩書公如
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以見公屢求於齊齊卒不克納
故公復居于鄆齊既不納公遂往請于晉故二十八
年二十九年兩書公如晉次于乾侯言如晉而曰次
于乾侯不與如齊同文者言公不能通于晉而待命
于乾侯也杜預曰乾侯晉境內邑齊晉二國既不知
季氏之惡復昭公之位故終公之身不能及魯卒不
免死乾侯然自昭公之出始居于鄆次于乾侯播越
於外固已非已之有而聖人於八年之間每歲必書
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公在乾侯不與季
氏之專國也夫季氏專政始於宣成之時逐君之惡
雖非驟致然以千乘之國不能保一身則亦自昭然
失政有以致之耳公既不君自致失國然自即位以
來奔走齊晉奉承無缺則所救援者實二國之君也
齊侯居公于鄆者三年公之求晉待命于乾侯者四
年亦非不久也以晉為盟主齊為強國土地之廣兵
車之衆豈不能勝季氏向使齊晉合諸侯之師仗義
而起則納公於魯無難者既不能然乃徒使人唁之

二十五年齊野井二十九年齊高張三十一年晉荀

躒乾坤是也是齊晉雖有恤公之名無納公之心考

之經公自二年五年二十三年如晉凡七唯五年十五

年能通于晉餘則至河而復至叔弓季孫宿叔孫婁

季孫意如前後如晉凡七往則見納用是知晉以季

氏之專昭公失政故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公也又按

史記晉世家昭公居乾侯衛宋請晉納公季平子私

賂范獻子是以晉不果納是時六卿割分公室晉國

益弱則晉之權臣自專固柄使晉侯雖有納公之心

亦勢有所不可行也嗚呼晉之威勢既不能逞遂始

季氏橫恣日深無復忌憚卒使昭公之失國夫以魯

之事晉拳拳若此猶不能保公之位况其平居遇齊

不逮晉十五又安能責齊之戮力哉

定公 紛紛多故

晉自文公主霸其後厲悼王公繼吳當時諸侯間有專

盟會侵伐之事然大率皆晉主之則中國猶有所倚

重陵夷及乎定公之時外則夷狄交橫二年楚伐吳四

年吳敗楚又入郢五年越伐吳十四年越敗吳於檇

李內則專臣背叛十年宋大心公子地奔陳公弟辰仲

石^疆奔陳十一年辰^仲他疆地入于蕭以^叛期十三年晉趙

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朝款以^叛十四

年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北宮結來奔衛公

孟彊出奔鄭而六卿競起割分晉國晉方外畏內虞

之暇是以諸侯蔑晉肆為仇黨十五年間書滅者四

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陳^頃十五年楚

滅胡書檀會盟者八七年齊盟鄭八年衛盟鄭十年

公會齊衛鄭于安甫十一年叔還如鄭泣盟十二年

公會齊侯于黃十四年公會齊衛于蔣秋齊宋會于

洮書侵伐者十三六年公侵鄭七年齊侵衛

齊國伐我西鄙八年公兩侵齊齊國夏伐我西鄙晉

士鞅侵鄭侵衛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十年年

晉趙鞅圍衛十二年衛公孟彊伐曹十三年又伐曹

十五年鄭伐宋紛紛多故莫^與極援固不可望二霸

之盛求如蕭魚之會亦不可也故雖以魯之弱國亦

侵鄭侵衛前此所未有者今屢見於經蓋自入春秋

以來中國交亂於此為^甚盛矣嗟呼^乎以五霸望三皇^王固

不免於罪人以定哀之間望二霸則其功被一時不

陪臣叛送盜寶器竊城邑

按五年左氏陽虎因季桓子盟于稷門之內六年又
 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周人于亳社七年齊人歸鄆
 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
 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以叔孫輒更叔孫季氏已更孟氏將享季氏於蒲圃
 而殺之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孫戒都車何故孟孫
 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亂必及子先備諸遂與
 孟孫為期欲以兵謀以備難與孟氏陽虎季氏將如蒲圃桓子
 道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與
 陽氏戰陽氏戰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
 于謹陽關以叛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魯伐陽關討
 之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乃止
 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虎逃奔晉適趙氏此陽虎在
 定公時亂魯之實也又按左氏定十年叔孫成子欲
 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聽立之公南為馬正使公若
 為邱宰武叔使邱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武叔之圍
 人殺之侯犯以邱叛武叔懿子圍邱弗克秋二子及
 齊侯復圍邱弗克邱工師駟赤偽謂侯犯曰子盍求
 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侯使至赤宣言

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
惧侯犯請行郕人許之犯遂奔齊十二年仲由為李
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
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
仲尼命申須句樂^頌伐之費人^北也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
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保障也無成是無孟
氏也子偽不知我將弗墮冬公圍成弗克此定公
時魯墮三都之實也夫國以寶器為重城邑為固皆
國君之所當守今僭亂之臣得以劫其重器據其地
邑是無國也然當定公之時魯國衰微至此為極則
陪臣作亂宜非公所能制蓋其禍出於昭公失政季
氏專權馴致逐君之惡當時魯國知有季氏不知有
昭公是以陪臣襲其叛逆之迹盜器以出專邑自強
無復顧憚而三桓縮手受制惴惴畏慄劫盟囚辱反
下同於奴隸所賴孔子之聖仲由之勇僅能逐之故
魯祚不至於遽亡其亦幸歟

哀公

伐邾會吳

嗚呼甚矣哀公之不君也繼昭定之昏寶器既去而

復得強邑既失而僅存陵寔廢壞至此極矣公既不
能振興魯國則區區保守封域僅免於難可也魯不
是惧且勤師外討憑陵小國務為吞并抑何昏庸如
是耶夫元年仲孫何忌伐邾二年三卿復伐之取漵
東曲及沂西田左氏謂邾人以二田賂魯故州仇何
及邾子盟于句繹魯既得田而結盟亦可已矣然三
年州仇何忌又帥師圍邾六年何忌又帥師伐邾七
年公親伐之且入邾而以邾子益來至八年吳為邾
故將伐魯齊亦如吳請師欲伐我乃始歸邾子益于
邾則其貪暴之心前所未有也夫公之伐邾若此其
甚則至于吳則切切奉事之不暇六年叔還會吳于
柤七年公會吳于鄆至八年吳以邾故加兵伐我而
公之事吳尤加於前故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又
會吳伐齊十二年會于臯索十三年會于黃池蓋當
時諸侯之國其強盛可恃者莫加於吳故魯畏事之
如是其謹也噫魯以周公之後守土東藩而屈以事
人莫適為主方晉主盟則背齊而事晉及齊見伐則
舍晉以求齊齊晉既衰則又轉而歸吳矣夫以中國
諸侯而卑事夷狄魯不知耻尚欲挾強陵弱以規目
前之利若哀公者其何以為國哉昔楚囊瓦城郢沈

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諸侯謹其
四境結其四援民押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為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能
無自乎然則國家之衰以城為固其興也以德為固
疲民以城邑可以紓目前之患非保國家之長策也
哀公當昭定衰陵之餘不務修德以強其國而唯城
築是物故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無郭五年城毗六年城
邾瑕比歲勞民以期無患殊不知亟城弗處民罷弗
堪吾恐魯國之憂不在諸侯而在蕭牆之內也悲夫
魯大夫自襄後見經者唯三家及叔肸之後耳

更無它族

魯大夫書於經者四十七人其間不稱族者五人無
駭翬挾柔溺陸渾云疾溺專命故去氏是也先儒謂
皆大夫之未命者唯翬於桓三年稱公子則至是時
始命以族故也按經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
公孫若公子益師公子彌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公
子遂公子慤皆群公之子也若公孫敖公孫茲之類
皆群公子之子也益師孝公子字魯父公子結公子買
公子偃宣公之子公子慤皆無子孫見者翬柔溺世
緒亦不可考今採其族類前後可見者別言之。

無駭公子展孫卒于隱八年公命為展氏至僖十五
年經書震夷伯之廟杜預謂夷伯展氏之祖父則知
無駭之先也。公子彊孝公之子左氏以謂臧僖伯

其後則有臧孫展彊孫文仲臧孫許辰子宣叔臧孫

紇宣叔子武仲公子遂左氏以謂東門襄仲莊公子

其子曰公孫歸父子家於宣十八年自莒奔齊後其

維遂之嗣曰仲嬰齊昭子叔盱惠伯宣公之子也其

子曰公孫嬰齊子叔声伯亦曰子叔嬰齊嬰齊之子

曰叔老叔老其子曰叔弓子曰叔輒子曰叔伯伯

之子叔鞅穆伯弓之子叔諸叔鞅之子也季子其魯

孫曰叔還成子若夫慶父共叔叔牙僖叔季友

成季子則皆桓公之子也三人在莊公皆為卿其

後三家共秉國之政所謂三桓子孫是也慶父之子

曰公孫敖左云孟穆伯敖之孫曰仲孫蔑孟獻子蔑

之子曰仲孫速莊子速之子曰仲孫羯孟孫伯羯之

子曰仲孫釁孟僖子釁之子仲孫何忌孟懿子此慶父之族

也。叔牙之子曰公孫茲叔孫戴伯孫曰叔彭生叔

仲惠伯茲之子曰叔孫得臣莊叔得臣之子曰僑如

宣伯僑如之弟叔孫豹穆叔叔孫孫穆子豹之庶子

曰叔孫婁叔孫昭子婁之子曰叔孫不敢成不敢之

沈氏家範卷之四

子曰叔孫州仇，弑子此叔牙之族也。季友之孫曰季孫行父，文子攷文子之子曰季孫宿，武子宿之子曰季孫紇，悼子紇之子曰季孫如意。平子意如之子曰季孫斯，桓子此季友之族也。凡此皆魯之世卿族類見於經之大畧也。今攷其行事係於政者，請原其終始。隱之大夫曰公子益師，公子彊無駭，翬挾五人，益師彊挾以卒見，無駭翬以事見，夫以無駭翬挾非卿，故不稱族，則不當登於冊書，亦不當以恩錄其卒。蓋古者諸侯之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之而已，賜族者則書族，未賜則書名，無駭翬挾亦卿也，以未賜族，故時書其名，以明非世卿也。且周室既東，禮樂征伐之柄專於諸侯，故盟會侵伐自出其意。今隱公在位，凡盟會雖親制之，而侵伐多付於臣，故二年無駭入極，四年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又會齊鄭伐宋，夫入國重事也，而以卿行，是見隱公弱於主威而輕威于臣也。按左氏伐鄭之役，公不出師，翬固請而行，故不書族，疾之也。夫征伐國之大事，而不由君命以出，是隱不能制其臣，而長羽父之專恣也。至十年伐宋之師，又不待公命，貪會二國，故亦去氏以貶之，使翬專恣如此，故隱公卒隕，翬手

不獲令終誠隱不善遇之之過也。桓公之大夫曰公子翬、柔二人，公子翬以三年如齊，送女，親迎之禮也。而使大夫年會宋陳蔡盟于折，夫送女，親迎之禮也。而使大夫送之盟諸侯，所以結信而衛社稷也。而使大夫會之，則其失禮損威也甚矣。莊公之大夫曰公子慶父、溺、公子結、公子友、臧孫辰、公子牙、慶父、友、牙，則桓之三公子也。公子牙事不見經，慶父二年伐於餘丘，三十一年如齊，友以二十五年如陳，二十七年如陳，葬原仲，三家之禍已萌於此矣。蓋莊公以兄弟之愛，使三弟共執魯政，逮其卒也，三家各爭所立，更三君，歷數年，禍始定，其末世子孫終為魯患，蓋基禍於莊公也。溺以三年會齊師伐衛，左氏謂疾其專命，故去氏。公子結以十九年媵陳人之婦于鄆，與齊宋盟，結乃矯命專盟，書遂以惡之。若曰結之盟出於安國家，利社稷，可以專之，則是年冬齊宋陳加兵於魯，豈所以安國家利社稷哉？夫溺專伐，結專盟，皆弗之禁，是莊失君之柄也。然莊公內不能防閑其母，其能制臣之專乎？唯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雖天災流行，國家有而公之為國不能預畜以待，飢是亦莊公之罪也。至閔公在位不父，大夫罕見，唯元年書

季子來歸、二年書慶父奔莒、當是時、國難未已、故或
歸或奔、自作弗靖、莫能制之。逮僖公即位、禍難始
夷、其大夫則有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子
買、五人、刻之見經者五。元年敗莒師、三年如齊、涖盟、
七年十三年如齊、十六年始卒、茲之見經者三、四年
侵陳、五年如牟、十六年卒、敖之見經者一、十五年救徐、
遂之見經者六、二十六年如楚、乞師、二十七年入杞、
二十八年如齊、三十年如京師、如晉、三十一年如晉、
三十三年伐邾、買之見經者一、二十八年伐衛、衛不卒
戍、刺之、當時見二霸主盟、中夏故事、多主於齊、晉、其
間唯敗莒、如牟、如楚、乞師、入杞、杞伐邾、乃專為國事、
然大抵不過奉君師旅、及從盟主之命、救伐諸侯、聘
事、霸主、交好小國、無他專僭之事、則僖公御得其道
故也。文公繼祚、其大夫曰公孫敖、公子遂、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叔彭生、五人、教之見經者八。元年會晉侯
冬、如齊、二年會陳、宋、陳、鄭、晉盟、五年如晉、七年如莒、
涖盟、八年如京師、不至奔莒、十四年卒于齊、十五年
齊以喪歸、遂之見經者九。二年如齊、納幣、六年如晉、
會葬襄公、八年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又會雜戎盟于
暴、九年會晉、宋、衛、許、救鄭、十一年如宋、十六年及齊

侯盟鄭立十七年十八年兩如齊得臣之見經者五
 元年如京師三年會晉宋陳衛鄭伐沈九年如京師
 葵襄王十一年敗狄于鹹十八年如齊行父之見經
 者七六年如陳秋又如晉十二年城諸及鄆十五年
 如晉秋又如晉十六年會齊侯陽穀十八年如齊彭
 生之見經者二十一年會晉卻缺于承匡十四年伐
 邾夫文公怠忽荒政不能紹箕裘之業凡會盟侵伐
 聘好列國皆委政諸臣故其在位十八年見於經者
 無幾用見權奪於臣而不能自制其威福也是以聖
 人多變文以示識儆在文公例自隱至僖國之紀綱猶

正於君自文以後則紀綱廢弛浸以衰弱蓋至此而
 一變矣。立宣公之朝者凡五大夫公子遂見經者
 四元年如齊送女夏又如齊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辛
 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是也叔孫得臣見經者
 一五年書卒是也季父見經者二元年十年如齊是
 也仲孫蔑見經者二九年如京師十五年會齊高固
 于無婁是也公孫歸父見經者八十年如齊葬惠公
 秋帥師伐邾取緹冬又如齊十一年會齊人伐莒十
 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十八年如晉
 冬還自晉至望奔齊是也夫宣公居位之年與文公

等事屬於臣者，鮮於文公之半，豈其懲文公之過，知稍正其維綱乎？唯是十年以來，委政於歸父，故終十八年，公罕書經，而歸父預國事者特多。建公方沒，歸父即自晉奔齊，此亦專任之過也。○成公繼宣之

師

緒，其大夫七人。季孫行父見經者六，二年連三卿帥會晉卻克、衛曹及齊侯戰于鞏，六年如晉，九年如宋致女，十一年如晉，十六年晉人執之舍于茗，五冬及

晉卻犢盟于扈，是也。仲孫蔑見經者三，五年如宋，六

年及僑如侵宋，十八年會晉侯宋公、衛邾、齊崔杼同

盟，虛打是也。孫許戚及季孫宿一見於經，四年書卒是

也。仲孫蔑六見於經，元年會八國圍宋彭城，又會四

國次于鄆，二年會五國于戚，冬會九國于戚，城虎

五年會吳于善道，十九年書卒是也。叔孫豹見經者

十四，二年如宋，三年及諸侯之大夫盟，四年五年如

晉，六年如邾，十四年會十二國伐秦，十五年城成郭

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士匄于柯，二十三年救晉

二十四年如晉，冬如京師，二十七年會八國于宋，秋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是也。季孫宿見經者十，六年

如晉，七年如衛，八年會晉侯鄭伯、齊宋衛邾人于邢

丘，九年如晉，十二年救台入鄆，十四年會晉士匄十

二國會吳于向冬又會六國于戚十五年城成郭十
九年如晉二十年如宋是也叔老見經者四十四年
會十二國會吳于向十六年伐許二十年如齊二十
二年書卒是也仲孫速見經者三二十一年盟晉又伐鄭三十三卒年奔鄭是
也仲孫羯見經者五二十四年侵齊二十八年如晉二
十九年會十國城杞冬又如晉三十一年書卒是也
叔弓見經者一三十年如宋葬共姬是也夫襄公之
時三家浸盛盟會侵伐之舉三家專其任行父以五年
卒則宿以六年繼其政蔑以十九年卒則速以二十
年繼其政速以三十三年卒則羯以二十四年繼其
政至羯則傳政尤久其事倍詳雖叔老叔弓間見於
經然權非所專故其事亦畧統以出奔書初未嘗獲
其國事則知當時之權分居三家可知矣。昭公在
位三十二年其大夫十人叔孫豹見經者二元年會
十國大夫于甄四年書卒是也季孫宿見經者三二
年六年如晉七年書卒是也叔弓見經者九元年彊
鄆田二年如晉三年如滕五年敗莒師于蚡泉六年會
楚年如晉年陳十年同意如仲孫釁伐莒十一年如宋葬
宋平公十三年帥師圍費十五年書卒是也叔孫婼
見經者七七年如齊涖盟十年如晉葬晉平公二十

三年如晉、晉執之、二十四年媾、至自晉、二十五年如
宋、冬十月戊辰書卒是也、仲孫釁見經者四、九年如
齊、十年同意如叔弓帥師伐莒、十一年盟邾子于禚
祥、二十四年書卒是也、季孫意如見經者六、十年伐
莒、十一年會七國于厥慙、十三年晉人執以歸、十四
年至自晉、十六年如晉、三十一年會晉荀躒于適、歷
是也、叔鞅見經者一、二十一年書卒是也、叔鞅見經
者二、二十五年如京師、二十三年書卒是也、叔詣見
經者二、二十五年會九國大夫于黃父、二十九年書
卒是也、仲孫何忌見經者一、三十二年會十國城成
周是也、夫自襄至昭、三家日強、昭公不君、郕逐季氏
而弗克、反見逐於季氏、次于陽州者一年、居于鄆者
四年、在乾侯者三年、卒隕于乾侯、不能復國、諸侯不
能討、國人不能誅、蓋權在其手、而得以自恣、故也、况
滔滔天下之鄉、不知其機、幾季氏翫為故常、恬莫之恤、
故使僭叛之徒、得逞其姦心、而不顧焉。定公繼世、
其大夫六人、季孫意如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仲
孫何忌七見於經、三年盟邾子于拔、六年同季孫斯
如晉、冬又圍鄆、八年又同斯帥師侵衛、十年同州仇
帥師墮郟、秋又圍郟、十二年同季孫墮費是也、叔孫

不敢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季孫斯四見於經、六
年同何忌如晉、冬又及何忌圍鄆、八年及何忌侵衛、
十二年又及圍費是也、叔孫周仇四見于經、十年及
何忌圍郕、秋又圍郕、冬又如齊、十二年帥師墮郕是
也、叔還一見於經、十一年如鄭、湫盟是也、夫定公之
時、非特三家之強盛、兼制魯國、而陪臣陽虎之流、又
出而乘三家之後、互相劫制、日趨亂亡、故經於八年
書竊盜寶玉大弓、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見陪臣之
僭叛也、故經於定公書圍郕、圍鄆、墮費、墮郕、皆以陪
臣強暴、劫制三家、是以墮其強邑、以抑其勢也、且叔
引在昭公時、常主國事、子孫亦屢繼其政、至定哀之
際、唯三家秉權、叔弓之後、殊罕見經矣、用知魯之季
世、其權專在三家、猶六卿之於晉也。哀公乘統之
末、大夫見經者四人、仲孫何忌五見於經、元年伐邾、
二年同州仇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同州仇圍邾、六
年伐邾是也、季孫斯三見于經、二年同州仇何忌伐
邾、三年及州仇城啓陽、秋書卒是也、叔孫州仇四見
于經、二年同季孫斯仲孫何忌伐邾、取田、又及邾子
盟于句繹、三年同季孫斯城啓陽、冬又同何忌圍邾
是也、叔還二見于經、五年如齊、六年會吳于柷是也、

夫三家名氏多連書于經自哀七年以後至于獲麟則名氏絕不見矣蓋三家至此日微故有事則協力以相濟扶持目前父安之計耳逮其盡也雖欲協力以張國事且不可得此三家名氏自哀七年以來所以寂無聞也嗚呼春秋一經更二百四十二年歷十二公諸侯僭天子自隱公始大夫專國政自文公始三家之盛則始於襄陪臣之強則始於定皆反覆相制以從危亡雖以孔子之聖道不行於時君徒垂憲於筆削以律萬世而已可重嘆哉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四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五

晉

世家

按史記世家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唐叔子奕奕為晉侯至穆公凡七世穆侯伐條生太子曰仇伐千畝有功生少子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東徙三十五年卒子昭侯立昭侯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都也成師封曲沃號桓叔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攻之桓叔則還曲沃晉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卒子代仇為曲沃莊伯

弒孝侯于翼，晉復立孝侯子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初立鄂侯。六年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莊伯卒，子伐立。為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武公伐晉，虜哀侯。弒之。晉立哀侯弟緡。二十八年，齊小白始霸。武公伐晉，滅之。周釐王命武公為晉侯，列為諸侯。盡并晉地而有之。更號晉武公。始都晉國。武公伐晉，二年卒，子猷公立。十八年，晉始見春秋。實僖公二年也。凡此蓋晉之始封。自唐叔在春秋前世，繫自入春秋始。猷公終定公傳祚十二君，合一百七十七年。今攷其行事見於經者，次諸公論之。

獻公名詭，諸莊十九年立，僖九年卒。

按史記莊十九年，獻公立，在位二十六年。至僖二年始以滅夏陽見經。前此未有聞者。蓋獻公之初，晉祚始定，齊方主霸，未敢與中國抗衡。故獨守一國，未嘗有侵伐之事，亦不與霸者會盟。是以終獻公之世，不過加兵於虞，虢而已。然獻公之為君，驕淫暴虐，或驪姬嬖二伍，寵奚齊，內則賊世子之親，外則殘兄弟之國。故見於經者，无一善可錄。而累遭筆削之誅焉。按經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氏謂晉以璧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晉會虞師，滅夏

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左氏謂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圍上陽冬滅虢師還館於虞公襲虞滅之執虞公而脩虞祀書晉人執虞公者罪虞且言易也夫虞虢皆同姓之國而晉滅之其惡固可知矣然滅夏陽先書虞師者虞貪晉之賄而假以道且請先伐之則虞為首兵故先言之左氏之說然矣至執虞公稱晉人則深罪晉侯者也蓋諸侯之義不得專執執得其罪者其惡小故或稱爵執非其罪者其惡大故特稱人今晉侯既專執又誘虞公以假道襲而執之其惡尤甚故稱晉人左氏所謂罪虞且言易者非也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稱殺者罪晉侯也稱世子申生者明無罪也蓋鄭克伯段于鄆譏鄭低以兄逐弟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譏晉假以父殺子也鄭伯不兄晉侯不父皆有罪也然克段不稱弟者以段之不弟也殺申生稱世子以申生之無惡也言世子之無惡所以重晉侯之罪也猶曰以父之親而殺其繼世之子也嗚呼釁公以驪姬之愛殺世子申生立奚齊及其死也里克不鄭乃因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之徒以作亂卒使奚齊卓子荀息見害於里克而里克不鄭又見殺於夷吾是以春秋書曰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言君之子奚齊未立也又曰
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稱君者卓已立也
殺里克不鄭皆稱晉者君殺之也稱大夫名者其罪
當殺也嗟呼春秋之義莫大於同姓而獻公滅之莫
重於世子而獻公殺之卒使骨肉卿佐相繼殞殘
暴不仁未有若此其流懸遠亦幸哉

惠公晉與秦仇好

晉獻公以女配秦穆公則秦晉婚舊之國也而惠公
始立秦晉遂交戰于韓惠公見獲於秦何其棄姻好
事兵戎如是之遽耶按左傳初秦納惠公惠公入秦
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
不納群公子賂秦伯以河外列城既而不與秦輸晉
粟晉閉秦糴故秦伯伐晉則韓之戰直在於秦而曲
在晉也及晉請於秦許晉平而歸惠公惠公卒懷公
立重耳奔秦秦伯納之文公用霸則秦之德音深矣
文公圖伯中原秦伯卒先請諸侯佐佑其績是以城
濮之戰溫之會翟泉之盟圍許伐鄭皆與晉戮力一
心莫有攜貳是又穆公有大惠於晉也文公即世襄
公踐祚秦伯間晉之喪圍鄭之滑取怨於晉於是
有殺之師蓋鄭晉之與國也當文公時秦晉連兵服鄭

及文公沒秦先背晉以圍鄭不克而入滑是以晉率
姜戎敗秦于殽殺為晉之說曰我文公主霸於秦尤親
盟伐同之用固婚好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秦伯不
哀吾喪伐吾同姓憑陵諸國與晉爭霸蔑視我君敗
我盟好則殽之戰秦實致之也為秦之說曰驪姬起
難惠又出奔吾首納惠公定晉之嗣惠公背好交兵
于韓吾念穆姬之親既獲而釋之暨公不祿復納重
耳是用主霸中原大興晉國今襄公忘我大德脩我
小怨遽興戰伐覆我師旅則殽之戰實晉之罪也秦
晉兩君各挾私怨由是累世之好一旦棄絕而日尋
干戈以相攻討終於悼平不復盟好之事矣故自殽
師以來秦晉戰者三秦伐晉者七晉伐秦者五請按
經傳而論之文二年書晉侯襄公及秦師穆公戰于
彭衙秦師敗績左氏謂秦孟明報殽之役也

○七年晉人靈公及秦人襄公戰于令狐按左氏初
公子雍奔秦及襄公卒秦康公欲立之乃納子雍于
晉是時晉太子靈公也趙宣子患穆嬴之泣乃立靈
公而拒秦遂敗秦師於令狐夫彭衙之戰雖秦報怨
于晉然令狐之役據左氏以折衷之則晉直而秦曲
也○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氏謂秦為令狐

之役故秦伯伐晉秦懼晉而夜遁復侵晉入瑕凡此秦晉之三戰也。文二年晉連宋陳鄭伐秦三年秦人伐晉左氏謂晉報彭衙之役秦濟河焚舟取晉地王官及郊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此秦晉之交伐一也。文四年晉侯伐秦左氏謂圍邰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十年秦伐晉左氏謂是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經不書夏秦師伐晉取北徵以報少梁之役此秦晉之交伐二也。宣二年秦師伐晉左氏謂元年晉欵求成於秦趙穿曰崇秦與國我侵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晉成故二年伐晉以報崇之役也。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左氏謂六年赤狄伐晉八年晉及狄平遂會晉伐秦此秦晉之交伐三也。宣十五年秦人伐晉秦穆公左氏謂秦師次于輔氏晉魏顆敗之獲秦力人杜回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左氏謂諸侯貳晉故也。夫晉以秦兩見伐故城十三年晉師齊魯宋衛鄭曹邾滕大興兵以伐之左氏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經不書而又召狄與楚欵通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蓋當時厲公主盟故能糾率諸侯同報秦秦怨此秦晉之交伐四也。襄十年晉師伐秦景公左氏謂九年秦景公乞師于

楚將以伐晉。楚子出師，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經不書。十年，晉荀躒伐秦，報其侵也。十一年，秦人伐晉。左氏謂是年晉侯會諸侯伐鄭，秦庶長鮑伐晉以救鄭。秦晉戰于櫟，晉敗。晉人以秦見伐，故十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諸大夫，復大興兵以伐之。左氏謂報櫟之役，此秦晉之交伐五也。○自後訖春秋，晉無戰伐之事，蓋晉合諸侯大舉伐秦，秦畏晉之強，是以不敢犯晉，則晉亦弭兵於秦。至昭元年，秦景公弟鍼有寵而富，或譖之，恐誅，遂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也。景公卒，哀公立，鍼遂歸秦。夫秦欲誅鍼，而鍼亡於晉，使秦不畏晉，則必伐晉矣。然而自鍼出奔前後，無秦晉交伐之文，是以知秦之畏晉也。○昭十六年，楚平王立，求女於秦。秦哀公以女妻太子建，平王取之，遂與楚交好。而晉公室卑，六卿強，故秦晉久不相攻。蓋當是時，晉國既弱，秦多附楚，楚方患吳之強，比歲侵伐，爭主夏盟。中國之所以交兵者，惟吳楚而已。故秦晉有侵陵之意，懼吳楚之乘其隙，亦所不敢也。○雖然，經書秦晉戰伐之文三出，稱晉侯爵至秦，則未嘗書曰秦伯而文十年，稱秦伐晉者，說者謂晉中國也。秦夷狄也，以中

國待晉故雖惡晉而猶書爵貶也。至貶秦之惡則待以夷狄之禮故特書秦而不稱其爵然秦晉自殺之役結怨甲兵償報不已故彭衙之戰猶書晉侯秦師至今孤之役則疾之為甚遂貶稱人然猶書及以為別異之文也。至十二年河曲之戰則二國之讎既易世矣而秦康晉靈尚尋舊怨殘民以逞其惡尤甚故孔子於此不書及焉蓋惡其迭起償賈報互覆師徒一曰之也嗚呼秦晉匹國且有相舊之好宜其玉帛相加不替於終始也而自文公沒兩國結怨交兵攻討曾無夙昔之歡是豈先王睦四隣之意乎春秋屢貶而深譏之非溢惡也

晉襄公

名驪僖三十三年立文六年卒

襄公在位七年伐國者四秦不舟僖三十三年書晉人帥陳鄭伐許左云討其貳於楚也文元年書晉侯伐衛左云討其不朝於文公也三年書晉人合六國大夫伐沈沈潰左氏以其服於楚也是年楚人圍江陽慶父伐楚以救江左云門于方城遇息公子來而還蓋楚聞晉起師而圍江解故晉還也夫文公之霸諸侯悉從惟衛侯許男不與盟會文公嘗執衛侯且

合諸侯圍許而城濮之戰又嘗大敗楚矣及襄公繼
立有紹霸之志故始伐許次伐衛次伐沈及楚圍江
則帥師以救之蓋患楚之強暴畏諸侯之從楚故伐
其與國解其圍師皆所以折楚之驕蹇也夫當文公
戰楚伐衛之時聲威所加孰敢抗晉今襄公親帥師
伐衛而衛敢報伐雖伐沈伐許示畏於楚而圍江之
師楚始見經則襄公之威力於替於文公矣况慶父
救江不亟赴其難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
解非救患之師也是故明年楚人滅江又明年滅六
蓼使楚復肆侵暴豈非襄公之罪哉

晉與戎狄仇好終始

按僖十八年邢人連狄伐衛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
蓋燬雖有滅邢之惡然邢連狄以伐衛是自滅之也
晉自襄公始與戎狄同兵以伐中國其後或假狄師或
會狄人或滅之敗之伐之執之與戎狄交亂雖晉之
強不至於敗亡而蹈邢之失則一也故僖三十三年
襄公及姜戎敗秦師于穀宣六年成公帥白狄伐秦
此連兵以伐中國二也宣十一年景公會狄于攢函
此會狄一也僖三十三年襄公敗狄于箕成十二年
厲公敗狄于交剛昭元年敗狄于大鹵此敗狄三也

宣十五年、景公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
 景公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昭十七年、皆吳公滅陸渾之
 戎。此滅戎狄三也。成三年、景公伐齊、咎如。此伐戎一
 也。哀四年、定公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此執戎一也。夫
 夷狄不可與共功也。久矣。以晉之大國、雄長諸侯、莫
 不聽命。襄公雖為秦仇、率中國諸侯以伐之、當無不
 可。而借力於豺狼無厭之人、苟一時之勝、遂使後世
 子孫緣襲其惡、或與同好、則連兵以伐之、或乘其弱、
 則伐之、滅之、無所不至。皆非中國禦戎之道也。先儒
 謂戎狄亂華、驅之可也。滅之則甚矣。夫先王盛時、中
 國強足以制禦四夷、間有侵擾者、不過疆場之害而
 已。如是則驅之逐之不盡、誅伐可也。若夫春秋季世、
 王道衰微、夷狄暴橫、雜處華夏、不勝其害。非懲艾剪
 滅、禽狎而草薙之、則蠻戎醜類愈肆暴驕、中國之患
 無時而息矣。然而先儒之論可施於三伐全盛之時、
 不可用於春秋也。雖欲攘戎狄、救中國、固霸者之美
 功也。現晉國諸君滅戎敗狄、不過利其土地、逞其威
 強而已。安能攘驅拯救。紹文公之烈哉。若夫晉平公
 時、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其惡尤甚。按左氏楚人圍
 蠻氏、蠻子奔晉陰地。楚使告于晉趙孟。孟曰：晉國未

寧安能惡楚遂執而歸之夫楚亦夷狄也今執夷狄以與夷狄是長其殘暴也噫晉國之襄襄何其甚邪

靈公

名夷臯文七年立宣二年趙盾弑之

靈公盟者三會者一救國二侵伐六文七年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云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先儒以謂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與晉盟夫經既書公會書盟則不應公不在會此說非也蓋靈公初立禮當親與

諸侯盟會以講信修睦靈公不明不自如會乃遣大夫以往自是以後終靈之世盟會侵伐皆出於大夫聖人疾其專恣而深惡晉靈之不君故即位之年因其會盟以萬筆削之意不使大夫得抗諸侯也○

八年經書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左云晉人以扈之盟討公後至故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盟雍報扈之盟也左氏以去年之盟公後至故衡雍之盟附會其說以為報盟耳然魯自文公之初敦睦晉好比歲

奔走攷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二年及慶父盟是年敖又盟士穀夫一歲之間而兩與晉盟况間歲尋盟蓋

魯君事晉之常禮也。安得因晉討而後報盟也哉。至
十四年，經書公會宋公晉趙盾合八國同盟于新城。
左氏謂從於楚者服耳。謀納邾捷菑也。杜預以從于
楚者謂陳鄭宋。攷經文自晉文既霸，三國皆服從盟。
主未嘗叛晉。惟衛許不與盟會。故襄公即位，元年代
許，二年代衛。至此始同盟。則左氏所謂從楚者服，蓋
衛許耳。非陳鄭宋也。按左氏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
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趙盾盟諸侯以納之。然以庶亂嫡，名義不正。故卒不
克納。凡此晉主盟者三也。○文十一年，經書叔彭生
會卻缺于承匡。左云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夫當文公
時，魯晉大夫修好而會多矣。則彭生卻缺之相會，蓋
以繼前好也。若以謀諸侯之從楚者，則晉當合諸侯
之大夫，豈獨魯彭生一人哉。凡此晉主會者也。○

九年，經書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宋衛許救鄭。左氏
謂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蓋自文公霸諸
侯，楚懲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鄭亦服從中國。歷
襄至靈，莫有貳心。今楚復強，與晉爭鄭，而晉合諸大
夫，不能力救，使得亟志。晉已無及矣。自此之後，晉楚
交兵不息，使中國疲於奔命，蓋甚是役也。故晉宋衛

許皆貶稱人所以深罪晉也。○宣元年書楚子鄭人
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則楚至是亦強矣文
九年楚人伐鄭鄭猶未服楚也故十四年新城之盟
十七年伐宋之役皆與晉戮力同其好惡至宣元年
鄭始叛晉故與楚連兵侵陳陳宋晉既失鄭懼陳為
楚所得故趙盾帥師救之然不能也。○文十五年書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者蔡服楚也蔡在文公
時畏晉之強每與盟會文公既沒蔡不能復從晉文
十年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知蔡之與楚久矣而
十四年新城之盟蔡不見經故十五年卻缺伐之然
伐而服之可也入其國不可也經書入蔡所以惡晉
不能服之而以兵威殘暴國也。○十七年書晉人衛
人陳人鄭人伐宋者討其弑君也十六年經書宋人
弑其君杵臼晉為盟主故帥諸侯以討之然宋以立
文公諸侯不能平宋無功而還故四國皆貶稱人也。
宣元年書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棊林伐鄭
冬又會晉人宋人伐鄭討其貳於楚也鄭人與楚連
兵侵陳宋二國趙盾帥師救陳遂致四國諸侯并力
伐鄭鄭未屈服故冬又與宋伐之然稱晉師者即趙
盾救陳之師也不曰趙盾而曰晉師不與盾致四國

之君故去其名氏以貶之。所以抑強臣伸諸侯也。○
鄭兩被宋伐而畏楚之強猶未服晉故二年春受命
于楚以伐宋是以晉人帥宋衛陳人侵鄭以報宋耻。
鄭於是始服晉矣。故三年書楚人侵鄭則知鄭之始
服晉也。○宣元年書晉趙穿帥師侵崇者崇秦與國
也。按左氏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是以侵崇蓋晉方病楚比歲舉師若秦
又見侵其何以堪故欲伐崇以求成將以紓秦之難
也而秦弗克成故二年伐晉是徒重秦之禍也其為
計不亦左手此晉侵伐者六也嗟呼靈公驕淫暴虐
盟會侵伐皆制於其臣文公霸業至此始衰矣使楚
人乘間得逞九年聘魯十年會蔡十一年伐麇十三
年圍巢十六年滅庸其間服鄭侵陳伐宋屢見於經
晉服不能制方且勤兵救禦僅能扶持於目前比之襄
公其不逮遠矣卒致身被賊殺蓋不可追之禍也

成公名黑臀宣三年立九年卒

成公在位不久事罕見經即位之初國難未寧方務
內靖未暇勤諸侯也是以宣三年楚人侵鄭四年代
鄭五年復伐鄭晉魯無救鄭之師四年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夷晉魯無討亂之命是時晉多禍難未能遠

恤諸侯故即位三年無一事見經至宣六年始有侵陳之役請條言之。○經於宣六年書趙盾衛孫免侵陳左云陳即楚也陳以即楚見侵至是請成故八年書楚師伐陳是知請成於此年也然元年趙盾救陳稱帥師此年侵陳不稱帥師者盾有弑君之惡諸侯不能討成公不能誅則亂臣賊子何所懲懼故聖人因其初見于經沒言帥師蓋不與其帥君之師以討人也。○陳以八年楚師見伐復求成于楚故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之按左氏扈之會陳侯不至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然使諸侯同伐則經必曰卿佐之名今獨書林父或者謂林父帥之無將帥也夫兵重事也諸侯豈委一林父而不以將帥統之或者之說似未安也是知晉侯帥諸侯以待夫扈而林父自將以伐之耳。是年書楚子伐鄭晉缺帥師救鄭蓋楚因畏晉喪乘間以伐鄭也鄭自宣二年晉人合諸侯侵之遂服於晉雖屢被楚難而七年黑壤之會九年扈之會鄭皆在列故楚子至是間晉而復伐之雖救鄭而不能成救之之功遂使鄭及楚平此經於十年所以書晉伐鄭也。○七年書公會晉侯合六國於黑壤者左氏謂晉侯之立魯宣公不朝晉

人止公於會盟于黑壤公不與盟不書盟者諱之也
蓋左氏以宣公比歲事齊而盟主初立魯無朝聘之
禮是勤於齊而怠於晉也故起是說以為公不得盟
誠如左氏之說則若成十六年沙隨之會不見公當
有以別異其文曰公不與盟不當以公見止於晉而
沒言諸侯之盟也○九年書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會于扈左云討不睦也杜云謀齊陳按經文會扈
之後書荀林父帥師伐陳則為是會者蓋以謀伐陳
也且晉主諸侯魯當聽命於扈之會宣公不與者蓋
魯鄰於齊者是時晉霸頗衰齊方強盛故齊自晉
文既沒盟伐不與晉同而魯自文公末年事齊頗加
於晉至宣公則尤甚矣在位幾二十年惟黑壤之會
不至蓋簡於晉也夫晉侯在位七年侵伐救國者
三為會者二其爭諸侯營中國之要事鮮於靈公時
當是時也齊不來從魯不深服陳鄭往來于晉楚或
服或叛莫有常所則霸業之衰可知矣成公懲晉靈
之禍務欲自靖其國故不區區於盟會侵伐之事雖
其在位不久亦以國勢至此不得不尔者歟

○景公名孺宣十年立成十年卒

晉之勅敵者楚也其所從晉者齊魯宋衛陳鄭諸列

國也景公在位十九年大抵始衰弱而中稍復振攷諸國之服叛可見矣楚自宣公十二年敗晉於邲聲威不振諸侯翕然歸之至成二年楚人主盟于蜀其間與盟者上自齊宋魯衛下逮邾薛凡十二國悉從楚命則其強盛莫甚於此也齊自宣十八年晉衛連兵伐之逮成二年晉卻克大率魯衛之師敗齊于鞍國佐請盟至五年蚩牟之盟始同晉好矣魯自文宣以來皆一於事齊至宣十七年公會晉侯同盟于斷道而成二年挾晉敗齊始堅事晉之心矣宋衛自宣十年伐鄭之役十二年清丘之盟皆一於從晉而衛背清丘之盟其叛晉者五年至宣十七年同盟斷道始服於晉矣宋以病楚之伐宣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其叛晉者七年至成三年會晉伐鄭始服於晉矣陳鄭自宣十年與楚子盟于辰陵既而叛楚故是年楚子有入陳之役十二年有圍鄭之師陳終景公之世不復從晉而鄭伯以成五年始服晉而同盟矣觀六國之背晉皆在景公即位之初蓋是時晉弱楚強諸侯畏楚橫潰而往晉亦何能制之哉至鞍之戰敗齊之後兵威再強諸侯始有懼晉之心故晉之霸業墜而復舉者在是一戰之功也請復究其終始而備

言之景公之盟會七侵伐八敗戰二救國二宣十二年書晉宋衛曹同盟于清丘會晉侯以是年邲之戰敗于楚師懼失諸侯故為是盟以結之然其從晉者止於宋衛曹三國而已齊魯陳鄭皆不在列則知諸侯之向楚而晉霸之衰也按左氏同盟之言曰恤病討許貳卿不書不食其言也蓋是時宋伐陳衛救之是衛不討貳也明年楚伐宋晉不救是晉不恤病也然則晉之弱楚甚矣衛易晉而救陳晉懼楚而不救宋晉為盟主坐視諸侯之從夷其何以恢霸業強中夏哉此聖人所以皆長抑人也○十七年書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者晉勢未強諸侯猶未服從前年清丘之盟宋在而魯不與此年斷道之盟魯服而宋宋不來得魯失宋是見諸侯之携貳也按左氏以為討貳各使四大夫來盟晉辭齊盟執其三大夫既而逸之觀明年經書晉侯伐齊則左氏之說似可信也○成元年書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者魯堅晉之好以拒齊也攷魯宣公在位奔走事齊甚於盟主至十七年始有即晉之心故是年公與晉侯同盟斷道明年歸父如齊成公繼立懼齊以附晉見侵故復為此盟以深結晉好為齊釋憾於我得倚晉以

為重也成二年齊伐魯五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垂宰者左謂鄭服也

夫景公自踐祚以來會諸侯者唯此盟為盛齊宋鄭

衛咸與盟會豈獨鄭哉蓋成二年齊已受盟于袁婁

三年宋已從晉侯伐鄭至衛則宣十七年同盟斷道

其服晉已為久矣惟鄭自宣十年叛晉從楚至此始

受盟左氏所謂鄭服者為此故也。七年書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

馬陵者左氏云尋垂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蓋楚以鄭

服晉公子嬰齊帥師伐之景公新得諸侯急鄭之難

故大合諸侯之師以救之既而同盟馬陵所以堅眾

好而禦強楚中左氏謂莒服者蓋莒本屬齊既齊服

晉故莒亦從之所以云莒服也。九年書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者左

云為婦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八年韓穿晉人懼

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楚人重賂求鄭鄭式於楚鄭

伯如晉執之討其式也蓋成六年楚人伐鄭晉乘書

救之七年楚復伐鄭景公合諸侯救之則晉之急鄭

非不至矣今此復會于蒲盟以相保盟墨未乾牲血

未掃而鄭已有即楚之心是罪在鄭而不在晉也故

此

晉既執鄭伯又使栾書伐之所以深罪其反覆者歟
 ○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晉魯結好之
 常禮也魯既與此晉九親故合諸侯同盟之外嘗私結
 晉好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五年僑如與晉荀首
 會所以致親於晉凡此七者皆景公之會盟也○宣
 十二年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者前年楚子伐
 鄭晉卻缺救鄭不克鄭與楚平故晉與三國伐之取
 成而還自此終景公之世三服而三叛是年服晉至
 宣十一年楚鄭盟于辰陵一叛也十二年再服于晉
 故經書楚子圍鄭至十四年書晉侯伐鄭二叛也成
 五年鄭伯同盟虫牢則又服于晉矣至九年晉執鄭
 伯栾書伐鄭三叛也然其間伐鄭之役必書晉侯書
 栾書此獨稱人者惡晉不能救之於始使鄭無所援
 不得已而歸楚又復連兵以伐之故貶稱人也○十
 四年書晉侯伐鄭考鄭以邲之戰晉敗于楚遂即楚
 背晉不與清丘之盟此晉侯所以伐之○十八年書
 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者齊不從晉久矣景公欲服諸
 侯以復興霸業則莫若先服齊齊服而諸侯從之此
 晉於是年所以始伐齊也○成三年書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伐鄭者鄭自邲之戰晉敗于楚遂堅楚

好宣十四年雖一伐之未能遽服自此成元年凡六年間無討鄭之文蓋自知力不能得鄭也及成二年晉敗齊于鞏諸侯稍稍輯睦故三年合四國諸侯伐之左氏謂討邲之役蓋追本其服楚之始且以謂鄭覆師于邲敗晉偏軍夫以晉之強會衆諸侯壓兵于鄭如破朽耳鄭亦安能敗之假如左氏之說則成五年禹牢之盟鄭何為與盟而服晉也○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邲者七年書吳伐邲吳始見經晉主諸侯使蛮夷入伐而莫之恤則罪在晉矣故晉於是年帥諸侯以伐邲討邲之罪以塞已過不知邲成于吳非邲之罪晉當用師于吳吳服而邲從之矣今晉侯畏吳之強不能致討而區區陵蔑小國亦何為哉大抵春秋之時懼強凌弱雖晉亦然覘晉與楚爭以矣其舉兵於楚者不過一二而伐鄭之師曾魯不少息其不能服楚以得鄭猶不能服吳以得邲也然晉楚相仇未嘗有盟會之好今晉伐邲以仇吳而自成十五年屢與吳會用見晉之畏吳尤甚於畏楚矣○九年書晉人執鄭伯晉栾書帥師伐鄭義見同盟于蒲○十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者左氏謂鄭納賂以求盟晉歸鄭伯則鄭服于

晉矣故厲公即位三年鄭從晉以伐秦用見請成于此故也。八年晉栾書帥師侵蔡者蔡之服楚不與陳鄭同陳鄭雖畏楚時或叛之惟蔡脅於楚不敢携二諸侯不能爭故經書蔡之文殊略於陳鄭惟晉父興霸楚弱晉強故蔡侯三與盟會自後不復從者文十年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言次不言盟則知蔡之從楚久矣不必盟會以相結也十五年卻缺雖伐蔡而入之亦不能使其服從至是復書侵蔡距伐蔡之師踰三十年則晉之憤蔡可謂略矣其憤之畧者蓋不可覲其從故也凡此八者皆景公之侵伐也。宣十二年書晉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者景公自宣十年即位至此二年齊魯背好陳鄭附楚景公於是遠慕二霸之績歆服楚以宗諸侯故因楚子圍鄭遂以林父帥師而興邲之戰然晉自靈成以來國勢稍弱而楚值莊王之興有為教為之佐計其強弱晉固不能敵楚矣此林父所以取敗也。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者晉為楚敗楚勢愈張魯會楚子宋及楚平陳鄭堅事楚之心齊衛忘會盟之好景公歆收合諸侯故宣

十七年修斷道之盟魯衛雖服而齊猶偃然無從晉之意故十八年晉衛伐齊未得志也至成二年因魯衛之仇合三國之師一戰敗齊晉之威令始震於此矣蓋景公之失諸侯者以邲之敗其得諸侯者以鞞之戰觀二戰之勝負以究諸侯之服叛則景公之業所以墜而復振舉在是矣凡此二者景公之大戰也○成六年書晉栾書帥師救鄭七年公會晉侯合九國救鄭者成五年鄭伯會晉同盟巫牟故六年楚師伐鄭晉栾書帥師救之七年楚復伐鄭晉復合諸侯救之夫晉之強弱與諸侯事晉之勤怠皆係鄭之服叛而已晉之所以區區於鄭者意非止於爭鄭所以與楚爭衡也其與楚爭衡所以制諸侯也故鄭或叛晉則晉必伐之楚或伐鄭則晉必救之鄭之二境交被侵伐中國諸侯從以多事其原起於兩雄之相爭故其害之流蔓積數世而不息焉凡此二者皆景公之救國也雖然律春秋以三代伐之法則晉楚均獲罪於聖人崇中國以抑夷狄之強則晉為有功於春秋矣方景公初立楚人暴暴橫入陳圍鄭伐宋侵衛中國諸侯苦其兵威而蜀之盟其從楚十一國使景公不能再命諸侯則華夏變而為夷狄惟景公不失舊業

故自成三年以來楚雖強不致甚熾終景公之世惟
伐鄭兩見於經無他侵法代之事則其夷戎狄衛中國
之功亦豈小哉

厲公名州蒲成十一年立十八年卒弒

厲公在位八年經之所書特多晉事當是時也諸侯
侵伐會盟一聽於晉莫有攜二而私仇好者此經書
晉事所以特多也考其終始而參酌之其阻兵安忍
務為威權雖一時畏服莫敢與抗而身卒不免於禍
蓋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何以自保宜其及
於難也夫晉之勅敵惟秦與楚而厲公大合諸侯敗楚
伐秦秦不敢加兵以報伐楚不敢爭鄭以屢侵楚惟
成十五年一伐鄭自十六年敗後不窺中國則其兵

威所震可謂強矣由是上致王臣以會伐下攬諸侯
以聽命奔走左右惟晉之從然不務以德綏之而徒
恃威力為強故自敗楚之後踰年之間三合諸侯之
師并力于鄭則其阻兵可知矣以外則辱兩諸侯成
十五年執曹伯十六年不見公又執季孫行父以內
則殺四大夫十七年殺三郤十八年殺晉童則其安
忍可知矣夫惟殘暴如此故君臣之間弑戮之禍相
尋而並起所以不免於程滑之手也請具其事而條

言之。厲公之會諸侯者三，盟者二，伐國者三。秦不與
大戰。一，成十一年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者，厲公
初立，魯衛欲侵晉，故為此會。按成十年衛侯之弟黑
背帥師侵鄭，左以為晉侯命。十一年厲公使卻犢來
聘，魯及卻犢盟，夏又使行父如晉，用見衛魯二國交
結，晉好尤異於他諸侯，宜乎有瑣澤之會也。○十五
年書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者，左氏謂討曹成公也。按十三年曹伯
廬卒于秦，成公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故晉侯會諸
侯于戚討而執之。先儒謂晉侯書爵者，執得其罪也。
然曹伯之立既三年矣，諸侯欲討其罪，則不當與之
盟。既與之盟，則不當討其罪。今既盟而執之，稽天討
瀆齊盟，雖曹伯罪在不赦，而晉亦不為無罪。則特出
晉侯之爵，乃所以深貶之也。○是年冬書叔孫僑如
會晉士燮，合七國大夫會吳于鍾離，故特起離會之
文，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按左氏楚申公巫臣結
怨於子重子反，巫臣奔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
乃通吳於晉。巫臣教之叛楚，故自成七年始大通吳
於上國。是時晉方與楚為敵，欲挾吳以為強，吳晉同
則楚不足推矣。故晉士燮帥諸侯大夫會之，然以大

夫會之猶可也至其後則中國之尊諸侯之衆往屈於兵莫以為耻則中國衰微殆有甚於前矣。十六年公會晉侯合六國于沙隨者謀伐鄭也書不見公者譏在晉侯也按左氏晉將戰楚來魯乞師齊衛魯皆後戰期魯僑如譖于晉欲擊故晉獨不見公蓋魯有僑如之難公待于壞墮申官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戰屬公不恤魯難而聽郟擊之譖則晉不見公非魯之罪故經直書而不諱所以罪晉侯也十七年同盟于柯陵見下伐鄭義凡此皆屬公之盟也。會。十六年書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者十五年楚子伐鄭鄭成于楚故是年鄭公子喜帥師侵宋以叛晉晉侯為是與楚鄭結戰屬公方強故能敗二國之師以報邲戰之耻而上言栾黶乞師及戰不言公者公不出師也於戰言楚子鄭伯而於敗績言鄭師者敗必稱師此獨言楚子所以卑鄭也其卑鄭者見其屬楚以致敗也。是年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者鄭雖敗於鄆陵猶未服晉故晉師諸侯以討之。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合八國伐鄭同盟于柯陵者前年晉合諸侯伐鄭鄭未克服又合諸侯伐之左氏謂盟于柯陵尋齊之

盟也楚子救鄭諸侯還則鄭不受盟可知矣是年冬公會單子晉侯合八國伐鄭者鄭雖屢被侵伐而挾楚愈固故晉侯又以諸侯伐之夫自襄靈以來與楚爭鄭久矣未有三合師徒而不能服鄭者况厲公鄆陵之戰有震楚之威宜乎蕞爾之鄭不討而自服矣今晉大興諸侯之師三伐而不能服鄭豈其兵威之不強蓋德不足以懷之也凡此者厲公之戰伐也

○夫厲公三乞師于魯十三年卻錡乞師公遂會晉侯合八國伐秦十七年荀瑩乞師公遂會晉侯合八國伐鄭惟十六年鄆陵之役栾黶乞師而公不往會無他諸侯與晉戮力如伐秦伐鄭之師者蓋諸侯畏楚之強不敢必於從晉使晉能勝楚固十國之福苟惟一敗不振則禍不旋踵矣此鄆陵之戰所以獨稱晉侯也然自威之盟宋齊怠於從晉故其會盟會伐皆以大夫從之亦晉侯暴厲不道不足以結之故也噫小白召陵之盟重耳城濮之戰皆足以威之強楚以伸中國之氣固有功於春秋矣然其恃功而驕敢傲王室故小白盟楚之後則會王世子盟王人致宰周公重耳敗楚之後則兩致天王一盟王人此風一起至於厲公幸勝於鄆陵則自許以二霸之功故敢

沈氏春秋補註卷之五
二
蹈二霸之罪伐鄭之役三致王臣則其陵傲王室又
非立於盟會而已矣夫以二霸之賢且猶不免况厲
公之暴者乎嗚呼周室其衰矣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五

